



**HAL**  
open science

## 吴万才手稿多续话语料集初探

Katia Chirkova, Zhengkang Han, Dehe Wang

► **To cite this version:**

Katia Chirkova, Zhengkang Han, Dehe Wang. 吴万才手稿多续话语料集初探. Han-Zangyu Xuebao 《汉藏语学报》 [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 2019. <hal-01684126v2>

**HAL Id: hal-01684126**

**<https://hal.science/hal-01684126v2>**

Submitted on 20 Mar 2020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HAL Authorization

# 吴万才手稿多续话语料集初探<sup>①</sup>

齐卡佳 韩正康 王德和

[摘要] 本文作者在冕宁县开展高度濒危藏语多续话的调查期间，发现了多续语料的手稿《凉山州藏族简史：冕宁县藏族多续之谱》。该手稿由藏族多续人吴万才老先生在前用汉字注音的方式记录下的多续话词汇与长篇语料组成。该手稿是迄今为止多续话语料数量、种类与范围最广的语料集，反映了 20 世纪中下叶的多续话面貌，对研究语料材料较少的多续话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是介绍吴万才手稿及其内容一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旨在归纳整理手稿的注音汉字标音系统，并简要探讨手稿所反映的较早期多续话与目前调查记录的多续话之间的语音差异。

[关键词] 多续话 冕宁话 语音系统 汉字注音 语音演变

## 一 引言

藏族多续人是生活在今四川省冕宁县东部安宁河流域的世居藏族人群。多续话是藏族多续人使用的传统语言，目前的谱系分类在藏缅语族羌语支南支下（孙宏开 1983，2001）。在历史上，多续人一直居住较为分散，且长期与其他藏族支系、汉族、彝族等族群杂处。因此，多续话长期处于语言接触与语言兼用状态。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多续地区广泛传播以后，藏语康方言德格话被多续人中的上层人士和宗教人士广泛使用（韩正康 2012）。清末以来，

---

<sup>①</sup> 本文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濒危语言典藏项目（Endangered Languages Documentation Programme, SOAS）重大项目课题“Ersu and Xumi: Comparative and Cross-Varietal Documentation of Highly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South-West China”《中国西南地区尔苏语旭米语抢救》（2013 年 4 月-2017 年 1 月）（项目批准号 MDP0257）的资助，特此说明。

多续人在文化上开始与汉族趋同，逐步转变为多续话、汉语双语者。随着时间的演变，多续人中转用汉语者不断增加。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多续话被认为是“黑话”，所以不被允许使用，致使这种语言逐渐退出日常交际语的范畴。经过长时间的停止使用，多续人失去了使用多续话的习惯。即便在家庭日常使用中也主要依靠汉语进行交流。这种情况使得多续话失去了生命力。目前冕宁县 2000 余人的藏族多续人当中只有不足 10 人能够使用多续话进行交际，且都为 70 岁以上的老人。总而言之，多续话处于高度濒危状态。

在诸多川西南语言研究中，多续话得到较少关注，且少有相关的公布语料。尤其缺乏对多续话退出日常交际之前的记载。<sup>①</sup>自 2013 年以来，本文作者对多续话进行抢救性的记录和研究（Chirkova 2014, 2015, 2017；齐卡佳与韩正康 2017）。但是由于多续话的使用人群分散在冕宁县不同的村落中，使得他们之间很少有机会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从而导致这些人群的多续语言能力衰退。因此调查中，多续话的使用人群出现了忘词和语言变异等突出现象（参见黄布凡和尹蔚彬 2012, 2015, Chirkova 2014），对记录研究多续话造成困难。在没有早期语料能够参考的情况下，很难评估从以上多续话的“不完全语言使用者”（semi-speaker）那里得到的语料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也无法完整了解多续话的语言面貌。

在多续地区开展调查期间，本文作者发现了多续语料的手稿《凉山州藏族简史：冕宁县藏族多续之谱》。该手稿由藏族多续人吴万才老先生在前用汉字注音的方式记录下的多续话词汇与长篇语料组成。手稿包含 2700 多词条的多续话词汇表和一些传统歌词、宗教仪式念词、谜语、成语、传统故事等语料，是目前为止词汇量与范围最广的多续话语料集。因为该手稿从 1955 年起开始编写，故其主要反映了 20 世纪中下叶的多续话使用情况，这为研究较早期的多续话提供了可能。遗憾的是，为了解决汉字无法准确表征多续话发音的问题，吴万才老先生新创造了一些汉字，而手稿中对之没有解读和说明，造成用自创字记录的部分难以识读，如下面的一段话（引自手稿中传统故事《姐妹俩（愚嘎八嘎）》）：

- (1) 【口+萨】咪【口+乃】【口+雅】格依，【口+改】格己倪写，喝家【口事】  
【口+脚】。

经过在多续地区进行的三年调查，本文作者搜集了吴万才词汇表上 70% 多的词汇，这对系统研究其手稿中的多续语料奠定了基础。<sup>②</sup>通过研究比较发现，吴万才的汉字注音有系统性、一致性与准确性的特征，因此我们不仅能归纳出汉字注音系统，也能推测部分已丢失的多续话词汇的读音，进而对 20 世纪中下叶多续话的面貌有所了解并弥补早期多续话语料不足的问题。本文旨在援引吴万才手稿中词汇表的例子来介绍其注音汉字标音系统，并对手稿所反映的较早期的多续话与目前调查记录的多续话之间进行对比研究，最终揭示以上的对比研究对系统研究多续话的重要性。由于该手稿篇幅较长，本文作者将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

① 多续话已公布的语料包括（1）基于 80 年代初调查的两个词汇表（孙宏开 1982:242；西田龙雄与孙宏开 1990:17），共 44 个单词，（2）基于 90 年代调查的多续话概况和一个词汇表，共 300 个单词（黄布凡和尹蔚彬 2012）。更早的语料包括清朝乾隆年间四译馆编撰的《西番译语》中，采用汉字与藏文注音的方式记录的多续话的 740 个单词（参见西田龙雄 1973，聂鸿音和孙伯君 2010，Chirkova 2014，王振 2016 等）。

② 吴万才词汇表剩下的 30% 词汇涉及到中药材植物名称、民间信仰活动词条、古地名等，我们的发音人无法回忆起相应的读音。

来介绍研究其内容和特征。此外，后续论文也会提供对吴万才手稿全文校注。希望这些论述能够对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本文研究方法如下：（一）对手稿全文数码化，以便系统地分析和处理语料，（二）补充手稿中多续话的对应现代多续词汇，并建立注音汉字与多续今音的对照库，（三）统计吴万才手稿中注音用的汉字和自创字，并分析每个注音汉字与其对应的多续今音之间的关系，进而归纳出手稿汉字标音的规律，（四）将归纳出的规律用以分析无对应多续今音的注音汉字与自创字，恢复部分已丢失的词汇，（五）基于归纳的特征初步探讨吴万才手稿所反映的多续语音与现代多续话语音的差别。

## 二 吴万才《凉山州藏族简史：冕宁县藏族多续之谱》简介

吴万才于 1926 年出身于冕宁大桥埃基村，是少有的具有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觉的藏族多续人之一。根据《凉山州藏族简史：冕宁县藏族多续之谱》自序介绍，由于吴万才见到藏族多续人的民族语言、民风民俗、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被遗忘，故其从 1955 年开始收集记录多续文化并将材料编辑为书。吴万才表示他著书的意义在于“上则续本民族的美好传统文化、语言、又继承了祖先们的风俗习惯等，下则传后代，不忘根本，不变其质，保留着本民族一点特色，但愿我本民族人人醒之，共同提倡”。

自从 1955 年开始编写以来，吴万才手稿历经几次修改，早期版本名为《吴哩氏族谱》，巫达教授依靠该版本探究了川西藏族不同的小支系之间的关系与民族认同问题（巫达 2010，2014）。根据巫达介绍，《吴哩氏族谱》系“吴哩扎拉洼”家谱。这个版本出现在 1980 年。此时，因为居住在越西、甘洛的扎拉洼与冕宁的吴氏族人认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潘策”，所以决定合写族谱。通过这个家谱的建构，甘洛、越西“尔苏西番”扎拉洼家族与冕宁等地的“多续西番”吴哩家族联系到了一起。

本研究所用的版本（《凉山州藏族简史：冕宁县藏族多续之谱》），完成于 2002 年 3 月 22 日，全书 248 页 45500 个字，搜集了 110 个项目，其中包括了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服饰、人类的阐述、生活用具、居住情况、农作物、植物、动物、佛事经典、菩萨神鬼、和尚枯摩、庙宇的遗址、天地水火、风云雷雨、山川河流、地名地界、本土人情、时令、推算甲子、故事歌舞等等。虽然吴万才手稿以多续人历史、传统文化和多续话为主，但也包含了冕宁县里汝、纳木依和越西县的尔苏话的词汇，手稿对这些词汇一律以汉字注音。该手稿中的里汝和尔苏话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三 吴万才手稿汉字注音系统介绍

吴万才手稿的词汇表共记录了 2765 个多续话单词，本文作者调查搜集到含义相对应的多续今音单词共 2006 个。其中 1452 个多续今音单词同吴万才手稿词汇表的汉字注音相合，

如‘谢谢’，汉字注音“公波扯”，多续话今音  $gu^{33}mbo^{33}t^{h}e^{53}$ 。剩下的 554 个词，我们的发音人所提供的今音与吴万才汉字注音不一致，如‘花’，吴万才汉字注音“咩多”（藏文  $\text{མེད་ལྷོ}$ ），多续今音  $dje^{22}dje^{33}$ ，下文将略去对这些注音不一致的 554 词的分析。吴万才词汇表中的注音汉字共 792 个，其中 551 个是普通汉字，如“木”，而 241 个是自创字，如“【口+木】”等。

吴万才用汉字标音是以单音节为记音的基础单位。要了解其注音规则，需要简要介绍其注音的基础汉语方言和被记录的多续话两者的语音系统，即声母、韵母、声调，及其两者分别所具有的音位配例。

### 3.1 注音基础汉语方言及其语音系统

吴万才注音以他的母语方言西南官话冕宁县汉语方言（下称‘冕宁话’）读音为基础，这可以通过其注音词汇选择而看出，譬如手稿使用了一系列较典型的西南官话特征词，如‘尿泡’（=‘膀胱’）、‘腰子’（=‘肾’）、‘寡公子’（=‘鳏夫’）等和四川方言字注音，如把  $pha^{44}$  ‘软’（蒋宗福 2002:501-502）、舛  $nan^{44}$  ‘瘦小或细长’（蒋宗福 2002:410）、套  $k^{ha21}/te^{ha21}$  ‘跨’等。

冕宁话尚未有系统的调查记录。《冕宁县志》（四川省冕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9: 747-752，下称《冕宁县志》）有简短的介绍并提供了声、韵、调配合的一般规律列表，并提供了 373 冕宁话语音汉字。根据《冕宁县志》（2009: 747-748）介绍：<sup>①</sup>“以县为中心的冕宁方言，有声母 21 个，比普通话少一个“n”，多一个  $ng [ŋ]$ ；韵母 30 个，比普通话少 10 个：“e、eng、ing、uo、ueng、ü、iong、üe、üan、ün”，多 2 个：“io、iê”。普通话的 3 个特殊韵母-ir、er，在冕宁话中用法相同，ê 在冕宁话中可以单独作韵母。调类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异于普通话，相应为：44、31、52、23。”

为了能够准确地判断手稿注音汉字的冕宁读音与多续话今音的对应情况，我们采录了吴万才手稿用于记录多续话的 551 个普通汉字与 241 自创字的音符字，由以冕宁话为母语的作者朗读。由于采录的部分汉字与《冕宁县志》所提供的 373 个汉字重叠，因此可以在《冕宁县志》中的冕宁话汉字语音的基础上补充说明该方言的一些语音特征。<sup>②</sup>因为冕宁话尚未被系统研究过，且本文作者发音与《冕宁县志》中的读音略不同，我们用严式国际音标，一律按照作者实际发音标音。

#### 3.1.1 冕宁话辅音系统

1. 北京话中的 n-/l-声母（古泥（娘）来声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 n-，换言之，与《冕宁县志》冕宁话语音概况相反，举例见表 1:

表 1 古泥（娘）来声母字《冕宁县志》与本文作者发音举例

汉字	《冕宁县志》(748—749 页)	作者发音
列	$lie^{31}$	$nie^{31}$
林	$lin^{31}$	$nin^{31}$

① 《冕宁县志》中的冕宁话音标采用汉语拼音，我们照原文引用。

② 这些语音特征主要包括一些典型的西南官话语音特征，参见袁家华（2001:23—29）。

- 而部分音 n-和 l-两可，如拿：n/la<sup>31</sup>，那：l/na<sup>21</sup>，拉：l/na<sup>44</sup>，鲁：l/nu<sup>55</sup>。
2. 零声母字：古疑母变来的字，冕宁话是鼻音声母，如业：je<sup>21</sup>，严：jen<sup>31</sup>。北京齐齿和撮口零声母字，尤其是在高、前元音（韵母 i、in）之前，有带摩擦的声母，实际读音为[j]，部分字是[z]，下用符号“j”替代，如愚：ji<sup>31</sup>，曰：je<sup>44</sup>，约：jo<sup>31</sup>。北京合口零声母字，在前面是 v，如五：vu<sup>52</sup>，瓦：va<sup>55</sup>。
  3. 日母字声母（不包括止撮开口三等字“儿耳二”等的读音）作者读音一律为 z<sub>l</sub>（《冕宁县志》标音用“r”符号），如若：zo<sup>21</sup>，然：ze<sup>21</sup>，让：zan<sup>21</sup>。根据《冕宁县志》，冕宁部分地区（如回龙、巨龙等），合口韵前的 r 读为 v，例如，如：wú，软：uàn，润：uén（《冕宁县志》2009:752），在注音有所反映，如注音汉字“汝”对应于多续话 vu<sup>31</sup>‘窄’。作者读音一律为 z<sub>l</sub>，如，如汝：zu<sup>55</sup>。①
  4. 普通话 u 韵，由古入声韵变来的配 ts-, ts<sup>h</sup>-, s-声母的北京 u 韵字是撮口，如足：teu<sup>21</sup>，族：te<sup>h</sup>u<sup>21</sup>，俗：eu<sup>31</sup>。
  5. 古见母匣母的蟹摄开口二等字“皆街解界鞋械”等读为 kai, xai，如街：kai<sup>44</sup>（《冕宁县志 2009:751》）。
  6. 鼻音韵尾-an，实际读音为 æn（或 ã），如万：wæn<sup>21</sup>，粘：tjæn<sup>44</sup>，按：ŋã<sup>21</sup> 等。
  7. 作者声调调值与《冕宁县志》略不同，去声字读成低降调（21），而《冕宁县志》上声调值为 23。例如：“扣”，作者读音 k<sup>h</sup>ou<sup>21</sup>，《冕宁县志》读音 k<sup>h</sup>ou<sup>23</sup>（748 页）；“铺”，作者读音 p<sup>h</sup>u<sup>21</sup>，《冕宁县志》读音 p<sup>h</sup>u<sup>23</sup>（748 页）。作者发音，上声调部分字读成高平调（55），如马：ma<sup>55</sup>，米：mi<sup>55</sup>，而部分读成降调，如母：mu<sup>52</sup>，古：ku<sup>52</sup>，一律对应于《冕宁县志》52 调，如米：mi<sup>52</sup>（《冕宁县志》2009:749），古：gu<sup>52</sup>（《冕宁县志 2009:750》）。
  8. 古入声主要分派入阴平调，例如，白：pe<sup>31</sup>（《冕宁县志》2009:748，bê<sup>31</sup>），杂：tsa<sup>31</sup>（《冕宁县志》2009:748，za<sup>31</sup>），恶：ŋo<sup>31</sup>（《冕宁县志》2009:748，ŋo<sup>31</sup>）等；少部分情况分配入去声调，包括一些常用字，如一：ji<sup>21</sup>，七：te<sup>h</sup>i<sup>21</sup>，货：xo<sup>21</sup>，竹：tju<sup>21</sup>，毒：tu<sup>21</sup>，若：zo<sup>21</sup> 等。

表 2-3 汇总了冕宁话声母与韵母。

表 2 冕宁话声母 23 个（包括零声母）

	双唇	唇齿音	舌尖	卷舌	舌面前	舌根
塞音	b [p] p [p <sup>h</sup> ]		d [t] t [t <sup>h</sup> ]			g [k] k [k <sup>h</sup> ]
塞擦音			z [ts] c [ts <sup>h</sup> ]	zh [tʂ] ch [tʂ <sup>h</sup> ]	j [tɕ] q [tɕ <sup>h</sup> ]	
鼻音	m [m]		n [n]		[ŋ]	ng [ŋ]
擦音		f [f]	s [s]	sh [ʂ] r [ʐ]	x [ç]	h [x]

① 根据《冕宁县志》（2009:752），冕宁部分地区（如回龙、巨龙等），北京的 ts-, ts<sup>h</sup>-, ʂu-, z<sub>l</sub>u- 声母的 u 韵字，分别读为 pf, p<sup>h</sup>, fu, vu, f, 如猪：pfū，朱：pfū，桌：pfō，书：fū，说：fō 等。作者的读法基本与北京一样，如朱：tʂu<sup>44</sup>，舒：ʂu<sup>44</sup>，极少数的个别字有两个读音，如说：fo<sup>21</sup>或 fo<sup>31</sup>。注音汉字与多续今音的对应关系尚未发现反映这一现象的用例。

半元音	[w]				[j]	
-----	-----	--	--	--	-----	--

表 3 冕宁话韵母 30 个

开口呼 (11)	a [a] o [o] ê [e] ai [aj] ei [ej] ao [ao] ou [ou] an [æn] en [en] ang [aŋ] ong [oŋ]
齐齿呼 (9)	i [i] ia [ja] io [jo] ie [je] iao [jao] iou [jou] ian [jæn] in [in] iang [iaŋ]
合口呼 (8)	u [u] ua [wa] uè [we] uan [wæn] ue [we] uan [wæn] uen [wɛn] uang [waŋ]
儿化元音 (2)	ir [ə̃] er [ə̃]

9. 冕宁话的语音组合法与普通话基本相同: (i) i, u 出现在元音之前可分析为介音 (j, w), 也能看做是声母的一部分; (ii) 舌面前声母  $tɕ$ ,  $tɕ^h$ ,  $ɕ$  只能出现在元音 i, y (和他们相对应的介音 i, y) 前面; (iii) 齐齿呼韵母, 除了 i, ia, ie, iao, ian, in 能与声母 b, p, m, t,  $t^h$ , l 相结合 (如皮  $pi^{31}$ ,  $pi^{52}$ , 撇  $pie^{31}$ , 飘  $piao^{44}$ , 篇  $pian^{44}$ , 拼  $pin^{44}$  (《冕宁县志》2009:749) 以外, 只能与舌面前声母  $tɕ$ ,  $tɕ^h$ ,  $ɕ$  相搭配。

### 3.2 现代多续话语音系统

多续话语音概况详细介绍, 参见黄布凡和尹蔚彬 (2012), Chirkova (2015), 齐卡佳和韩正康 (2017), 下文简要介绍。

1. 多续话共 44 个声母, 其中单辅音 33 个, 见表 4。

表 4 多续话单辅音声母 33 个

	双唇	唇齿音	舌尖	舌叶	舌面前	舌根	小舌音
塞音	p p <sup>h</sup> b		t t <sup>h</sup> d			k k <sup>h</sup> g	
塞擦音			ts ts <sup>h</sup> dz	tʃ tʃ <sup>h</sup> dʒ	tɕ tɕ <sup>h</sup> dz		
鼻音	m		n			ŋ	
擦音		f v	s z	ʃ ʒ	ɕ z	x	ɣ
半元音					j		
边音			l				

2. 复辅音 11 个, 包括(1)带前置鼻音的复辅音, 共 4 个, 即 mb, nd, ndz, ŋg 如  $sa^{33}mba^{33}$  ‘心情’, 藏文  $\text{སེམས་པུ་}$ , 和 (2) 带介音的复辅音, 共 8 个, 即 pj, p<sup>h</sup>j, bj, mj, tj, dj, lj, nj 等, 如  $lja^{22}lja^{53}$  ‘寻找’,  $nja^{33}$  ‘病, 痛’。带介音的复辅音分布有限, p, p<sup>h</sup>, b, t, t<sup>h</sup>, d 与 j 的组合只能与元音 e 相搭配, 如  $p^hje^{53}$  ‘骗’ (汉语借词, ‘骗’),  $dje^{53}$  ‘好’。m 与 j 的组合只能与元音 e, a 相搭配, 如  $mje^{33}$  ‘名字’,  $mja^{53}$  ‘多’。l 与 j 的组合能与元音 e, a, u 相搭配, 如  $lje^{33}$  ‘肥料’,  $lja^{22}lja^{53}$  ‘寻’,  $lju^{53}$  ‘抢劫’。最后, n 与 j 的组合能与元音 e, a, u, o 相搭配, 如  $nje^{33}$  ‘年’,  $njo^{53}$  ‘敢’,  $nju^{31}k^h u^{53}$  ‘泥巴’,  $nja^{33}$  ‘病, 痛’。
3. 多续话韵母共 7 个, 都是单元音: i, e, a, u, o, ʉ, ə̃, 其中 5 个 (i, e, a, u, o) 出现频率高, 可以与大多数辅音结合在一起形成音节, 其他两个元音 (ʉ, ə̃), 出现频率

低, *u* 只能与辅音 *k<sup>h</sup>*, *f*, *dz* 相结合(如 *k<sup>h</sup>u<sup>53</sup>* ‘上’), *ə* 只能自成音节(如 *ə<sup>31</sup>dza<sup>33</sup>* ‘龙’)。

多续话没有鼻化元音也没有鼻音韵尾, 两个例外包括: *ẽ<sup>33</sup>ja<sup>33</sup>* ‘鸭子’, *xuŋ<sup>33</sup>* ‘要’。

4. 冕宁话有四个声调, 调值为 53, 33, 22, 31, 如 *vu<sup>53</sup>* ‘酒’, *vu<sup>33</sup>* ‘买’, *vu<sup>22</sup>* ‘四’, *vu<sup>31</sup>* ‘窄’。

### 3.3 冕宁话与多续话语音系统及音位配例之间的差别

通过长时间紧密接触, 多续话有向冕宁话音靠拢的趋势 (Chirkova 2015), 声母发音部位、方法基本相同。与冕宁话相比, 多续话辅音系统丰富一些, 比冕宁话多了 10 个音位, 具体而言:

1. 除了清音 (送气与不送气), 多续话塞音和塞擦音还有浊音 *b*, *d*, *g*, *dz*, *dʒ*, *dz*, 如 *pe<sup>33</sup>* ‘补 (衣服)’, *p<sup>h</sup>e<sup>33</sup>* ‘价钱’, *be<sup>33</sup>be<sup>33</sup>* ‘爬’。
2. 有相对立的 *n* 和 *l* 声母, 如 *nje<sup>33</sup>* ‘年’, *lje<sup>33</sup>* ‘粪’; *na<sup>31</sup>* ‘语言’, *la<sup>31</sup>* ‘来’。
3. 有冕宁话所没有的声母 *z*, *ʒ*, *ʁ*, 分布都有限, 亦即 *ʁ*, 只能与元音 *a* 相搭配形, 如 *ʁa<sup>31</sup>* ‘针’; *z*, 只能与元音 *a*, *o*, *ə* 相搭配, 如 *za<sup>33</sup>mi<sup>33</sup>* ‘女儿, 姑娘’, *zo<sup>53</sup>* ‘(射) 中’; *ʒ*, 只能与元音 *i*, *e*, *u* 相搭配形成音节, 如 *zu<sup>33</sup>* ‘养, 供’。
4. 多续话有少数前置鼻音声母, 如 *sa<sup>33</sup>mba<sup>33</sup>* ‘心情’, *mi<sup>22</sup>ndo<sup>53</sup>* ‘问’等。
5. 多续话有一个单元音是冕宁话所没有的 (*u*), 其他单元音, 即 *i*, *e*, *a*, *u*, *o*, *ə*, 音值与冕宁话大体相同。多续话部分近音 *j* 能与声母 *p*, *p<sup>h</sup>*, *b*, *t*, *t<sup>h</sup>*, *d*, *l*, *m*, *n* 相结合的复辅音声母与部分冕宁话声母 *p*, *p<sup>h</sup>*, *b*, *t*, *t<sup>h</sup>*, *d*, *m*, *n/l* 与韵母 *ie*, *ia*, *iu*, *io* 大体相同。
6. 两个语言的声调系统也基本相同, 都有四个声调, 调值基本一致。
7. 最后, 多续话有一些声母、韵母、声调的组合是在冕宁话没有对应的, 如 *ki<sup>22</sup>* ‘星’, *ke<sup>33</sup>* ‘这’, *nja<sup>33</sup>* ‘病, 痛’, *mja<sup>53</sup>* ‘多’, *ve<sup>33</sup>(teo<sup>33</sup>)* ‘白’等。

通过注音汉字与多续今音的比较, 我们可以归纳出吴万才手稿汉字注音系统如下两个基本注音原则: (一) 多续话与冕宁话相同或相似的音节 (如 *pa*, *ti*, *lje*) 用普通汉字注音, (二) 多续话有而冕宁话没有相对应的音节 (如 *ki*, *ke*, *nja*) 用自创字记音。

### 3.4 普通汉字注音

吴万才注音汉字中共 551 个普通汉字, 其中 260 个字有对应的多续今音。每个注音汉字只对应于一个多续话音节 (特定的声母、韵母、声调的组合)。

#### 3.4.1 声调对应关系

冕宁话阴平调用来记录多续话 33 调, 冕宁话阳平调用来记录多续话 31 调, 冕宁话上声调用来记录多续话 53 调, 冕宁话阳平调用来记录多续话 22 调。注音汉字声调与相对应的多续今音声调对应, 参见表 5, 以零声母字为例。

多续话多音节词中的轻声音节对应于冕宁话阳平调字, 如名物化标记 *cu* 对应于汉字注

音“俗” $\text{eu}^{31}$ ，如  $\text{to}^{33}\text{to}^{33}\text{eu}$  ‘木匠’对应于汉字注音“多多俗”，冕宁话读音  $\text{to}^{44}\text{to}^{44}\text{eu}^{31}$ ；一些专用量词，如量词  $\text{pu}$  对应于注音汉字“不” $\text{pu}^{31}$ ，如  $\text{ce}^{53}\text{pu}$  ‘树’对应于汉字注音“写不”，冕宁话读音  $\text{ce}^{52}\text{pu}^{31}$ 等。

表 5 冕宁话声调与多续话声调的对照表<sup>①</sup>

冕宁话声调	举例	多续话声调	举例		
			多续今音	注音汉字	含义
44 (阴平)	巫 $\text{vu}^{44}$	33	$\text{vu}^{33}$	巫	‘水’
	丫 $\text{ja}^{44}$		$(\text{a}^{44})\text{ja}^{44}(\text{mi}^{44})$	(阿)丫(咪)	‘姐姐’
31 (阳平)	汝 $\text{vu}^{31}$	31	$(\text{da}^{53})\text{vu}^{31}$	(打)汝	‘(地)窄’
	牙 $\text{ja}^{31}$		$(\text{mi}^{31})\text{ja}^{31}$	(迷)牙	‘打火’
52 (上声)	五 $\text{vu}^{55}$	53	$\text{vu}^{53}$	五	‘酒’
	雅 $\text{ja}^{55}$		$(\text{tei}^{33})\text{ja}^{53}$	(己)雅	‘(一)百’
21 [23] (去声)	务 $\text{vu}^{21}$	22	$\text{vu}^{22}$	务	‘四’
	压 $\text{ja}^{21}$		$\text{ja}^{22}\text{ka}^{33}$	压呷	‘全’

### 3.4.2 声母对应关系

冕宁话与多续话相同或相似的声母采用冕宁话对应的声母注音，举例见表 6，以双唇清送气和不送气塞音和鼻音为例。

表 6 冕宁话双唇清送气和不送气塞音和鼻音与多续话今音的对应关系

冕宁话声母	多续话声母	举例	汉字注音	冕宁话读音	多续话今音
p	p	‘棒棒’	把八	$\text{pa}^{52}\text{pa}^{31}$	$\text{pa}^{53}\text{pa}^{31}$
$\text{p}^h$	$\text{p}^h$	‘田埂’	呷哈	$\text{p}^h\text{a}^{44}\text{x}\text{a}^{44}$	$\text{p}^h\text{a}^{33}\text{x}\text{a}^{33}$
m	m	‘孔雀’	吗佳，藏文 $\text{མཇེ}$	$\text{ma}^{44}\text{tea}^{44}$	$\text{ma}^{33}\text{dza}^{33}$

冕宁话所没有的浊音塞音与塞擦音  $\text{b}$ ,  $\text{d}$ ,  $\text{g}$ ,  $\text{dz}$ ,  $\text{dʒ}$ ,  $\text{dz}$  对应于同部位的清、不送气塞音与塞擦音声母音。换言之，冕宁话清、不送气塞音与塞擦音用于记录多续话清与浊不送气塞音与塞擦音，举例见表 7。

表 7 不送气塞音与塞擦音注音汉字清声母与多续话清、浊声母对应举例

冕宁话声母	多续话声母	举例	汉字注音	冕宁话读音	多续话今音
p	p	‘棒棒’	把八	$\text{pa}^{52}\text{pa}^{31}$	$\text{pa}^{53}\text{pa}^{31}$
	b	‘喝’	把	$\text{pa}^{52}$	$\text{ba}^{53}$
t	t	‘木匠’	多多俗	$\text{to}^{44}\text{to}^{44}\text{eu}^{31}$	$\text{to}^{33}\text{to}^{33}\text{eu}$
	d	‘肚子’	多呷	$\text{to}^{44}\text{p}^h\text{a}^{44}$	$\text{do}^{33}\text{p}^h\text{a}^{33}$
k	k	‘舀水’	巫姑	$\text{vu}^{44}\text{ku}^{44}$	$\text{vu}^{33}\text{ku}^{33}$
	g	‘酒缸’	五姑	$\text{vu}^{52}\text{ku}^{44}$	$\text{vu}^{53}\text{gu}^{33}$

① 吴万才原稿繁体字均改写为简体字。

冕宁话所没有的声母 l 用冕宁话 n 声母来注音，举例见表 8。

表 8 汉字注音记录多续话 l 和 n 声母举例

冕宁话声母	多续话声母	举例	汉字注音	冕宁话读音	多续话今音
n	l	‘弯的’	库拉	k <sup>h</sup> u <sup>21</sup> la <sup>44</sup>	k <sup>h</sup> u <sup>22</sup> la <sup>33</sup>
	n	‘二两’	女猓	ni <sup>52</sup> no <sup>55</sup>	ni <sup>53</sup> lo <sup>53</sup>

冕宁话所没有的声母 (ɣ, z) 用音相近的 (带摩擦的) 声母 j 来注音，低元音前的 j 对应于多续话的 ɣ，而高元音前的 j 则对应于多续话的 z，举例见表 9。以声母 z 为开头的多续今音音节对应于自创字，详情见下。

表 9 多续话声母 ɣ, z 在汉字注音的对应举例

冕宁话声母	多续话声母	举例	汉字注音	冕宁话读音	多续话今音
j	ɣ	‘针’	牙 (或芽)	ja <sup>31</sup>	ɣa <sup>31</sup>
j	z	‘骡子’	达衣	ta <sup>31</sup> ji <sup>44</sup>	ta <sup>31</sup> zi <sup>33</sup>

### 3.4.3 韵母对应关系

多续韵母在汉字注音中对应见表 10。

表 10 多续韵母在汉字注音中对应举例

多续话	冕宁话	举例	汉字注音	冕宁话读音	多续话今音
i	i	‘火’	迷	mi <sup>31</sup>	mi <sup>31</sup>
e	e	‘烟’	曰	je <sup>44</sup>	je <sup>33</sup>
a	a	‘地’	打	ta <sup>52</sup>	da <sup>53</sup>
u	u	‘纽子’	租租	tʂu <sup>44</sup> tʂu <sup>44</sup>	dʒu <sup>33</sup> dʒu <sup>33</sup>
o	o	‘声音’	课	k <sup>h</sup> o <sup>21</sup>	k <sup>h</sup> o <sup>22</sup>
uu	ou	‘上’	口	k <sup>h</sup> ou <sup>52</sup>	k <sup>h</sup> uu <sup>53</sup>
ə	ə	‘龙’	儿贾	ər <sup>31</sup> dza <sup>55</sup>	ər <sup>31</sup> dza <sup>33</sup>

多续话没有鼻化元音也没有鼻音韵尾，而两个例外用有鼻音韵尾汉字标音，分别为“嗯鸭”（冕宁话读音 en<sup>44</sup>ja<sup>44</sup>）和“烘”（冕宁话读音 xun<sup>44</sup>）。除此之外，吴万才汉字注音采用一些有鼻音韵尾字，具体而言：-an（如甘肝班），-ang（如仰让湘），-in（如因林），-ong（如宗），-un（如尊），与多续话今音对应关系可分为下面几种情况：

1. 在汉字注音中，鼻音韵尾-an（冕宁读音 æn）对应于多续话今音没有鼻化元音或鼻音韵尾的音节，如‘说’：多续话今音 k<sup>h</sup>a<sup>33</sup>t<sup>h</sup>o<sup>33</sup>，汉字注音“嵌拖”，冕宁话读音 k<sup>h</sup>æn<sup>44</sup>t<sup>h</sup>o<sup>44</sup>；‘口’：多续话今音 k<sup>h</sup>a<sup>33</sup>pi<sup>33</sup>，汉字注音“嵌毗”，冕宁话读音 k<sup>h</sup>æn<sup>44</sup>pi<sup>44</sup>。鼻音韵尾-an 字也用于记录没有鼻化元音或鼻音韵尾的借词，如‘樟脑’，藏文 ཇམས་，汉字注音“肝都”，冕宁读音 kæn<sup>44</sup>tu<sup>44</sup>。因此，我们假设吴万才采用韵尾-an 的字记录多续话元音 æ。根据反映 90 年代初多续话面貌的黄布凡和尹蔚彬著《多续语概况》（2012：60）描写，多续话韵尾系统有前后 a 的区别 (a-æ)，但在我们的语料中已

消失。吴万才手稿注音很有可能反映了这个音位的存在。

2. 其他的有鼻音韵尾的注音汉字用于多续话双音节词中的第一个音节，分两种情况：
  - (1) 多续话双音节词中的第二个音节以鼻音声母为起点，汉字注音有鼻音韵尾的运用应该反映多续话第一个音节元音受到第二个音节鼻音声母的逆向协同发音作用，如‘菜’：多续话今音  $ji^{33}na^{33}$  [ $ji^{33}na^{33}$ ]，汉字注音“因拉”或“茵拉”，冕宁话读音  $jin^{44}n/la^{44}$ ；
  - (2) 多续话双音节词中的第二个音节以前置鼻音复辅音为起点，举例参见表 11。

表 11：汉字注音鼻音韵尾与多续话前置鼻音复辅音声母的对应举例

含义	汉字注音	冕宁话读音	冕宁话读音
‘庙堂’	公巴	$kun^{44}pa^{44}$	$gu^{33}mba^{33}$
‘问’	命朵	$min^{21}to^{55}$	$mi^{22}ndo^{53}$

3. 有鼻音韵尾的汉语借词，如‘金印’，汉字注音“哩印”，冕宁话读音  $n/li^{44} jin^{21}$ ，没有对应的今音。

### 3.4.4 自创字注音

注音汉字共 242 个自创字，对应于多续话有而冕宁话所没有相对应的声母、韵母、声调的组合（音节），吴万才手稿就采用形声手段创造新汉字，借用与所标音的多续音节音同或者音近的音节（普通汉字）当作表音的音符。这些字都是由一个标音的音符和一个不标音的义符组成的。义符分两类：

1. 口字旁，占自创字 94%，标音不表意，如【口+歪】，【口+白】，【口+按】，对应于与音符声调、声母或韵母不同的多续话音节。
2. 其他义符，共 12 个，如【亻+当】，【才+慈】，【木+足】等。第二类自创字大多数没有相对应的多续话今音，因此而不好分析。基于有多续今音对应的例子，可以假设这一类自创字音符的读音与多续今音相同，而义符用于表示类属。譬如，用于记录“癞蛤蟆”这个单词的注音汉字包括“霸妈”（冕宁话读音  $pa^{21}ma^{44}$ ）和“【虫+霸】妈”（冕宁话读音  $[pa]ma^{44}$ ），两者都对应的多续今音  $pa^{22}ma^{53}$ 。

少部分自创字有同样的音符，却有不同义符，如【亻+当】/【口+当】，【言+赞】/【口+赞】，但是在没有相对应的多续今音的情况下，其之间的区别则不太容易判断。下面重点讨论口字旁自创字与多续今音的对应关系，可分两类：

1. 第一类自创字，音符字读音与相对应的多续音声母韵母相同（清浊、n/l、j/z、j/b/z 区别不包括在内），而声调不同。大多数情况下，自创字所对应的多续今音声调为平调（33），举例见表 12。

表 12 自创字与多续今音对照表 1

音符	冕宁音	举例	汉字注音	自创字拟测音	多续今音
白	$pe^{31}$	‘缝’	【口+白】	$[p/be]$	$pe^{33}$
		‘李树’	思【口+白】写	$sə^{44}[p/be]e^{52}$	$sə^{33}be^{33} e^{53}$

杂	tʂa <sup>31</sup>	‘耳环’	咧【口+杂】	n/lje <sup>44</sup> [ts/dza]	nje <sup>33</sup> tʂa <sup>33</sup>
		‘石桥’	鲁【口+杂】	n/lu <sup>55</sup> [ts/dza]	lu <sup>53</sup> dʒa <sup>33</sup>
借	tʂe <sup>21</sup>	‘梯子’	【口+借】咧	[tʂ/dʒe]n/lje <sup>44</sup>	tʂe <sup>33</sup> le <sup>33</sup>
		‘鼓’	【口+借】	[tʂ/dʒe]	dʒe <sup>33</sup>
脚	tʂo <sup>31</sup>	‘白’	【口+歪】【口+脚】	[ve][tʂ/dʒo]	ve <sup>33</sup> tʂo <sup>33</sup>
		‘有’	【口+脚】	[tʂ/dʒo]	dʒo <sup>33</sup>

2. 第二类自创字，音符字读音意在反映多续话特殊而冕宁话所没有的声母、韵母的组合，包括：（1）声母 k, k<sup>h</sup>, g 与韵母 i, e 的组合，这一部分自创字采用以舌根音声母、鼻音韵尾 -en, -eng, -in 韵母组合的音符字；（2）冕宁话所没有的声母 p, p<sup>h</sup>, b, t, t<sup>h</sup>, d, l, m, n 与韵母 e, a, u, o 的组合，如 nja, 以及其他冕宁话所没有对应的多续话声母韵母的组合，如 ŋu, ve 等；（3）多续话以生母 z 为开头的音节 za, zə, zo, 举例见表 13。

表 13 自创字与多续今音对照表 2

音符	冕宁读音	汉字注音	含义	多续今音
庚	ken <sup>44</sup>	【口+庚】	‘星’	ki <sup>22</sup>
根	ken <sup>44</sup>	【口+根】毗	‘皮肤’	ge <sup>33</sup> pi <sup>33</sup>
锅	ko <sup>44</sup>	【口+锅】	‘银子’	ŋu <sup>33</sup> 藏文 ཅུ་
丫	ja <sup>44</sup>	【口+丫】	‘病, 痛’	nja <sup>33</sup>
乃	nai <sup>55</sup>	【口+乃】	‘天’	ne <sup>33</sup>
歪	wai <sup>44</sup>	【口+歪】	‘起’	ve <sup>53</sup>
萨	sa <sup>44</sup>	【口+萨】咪	‘女儿’	za <sup>33</sup> mi <sup>33</sup>
日	zə <sup>21</sup>	【口+日】	‘药’	zə <sup>53</sup>
左	tso <sup>52</sup>	【口+左】	‘(射)中’	zo <sup>53</sup>

这一类的自创字声调不固定，既可以与音符字相同也可以与音符字不相同，甚至同样的自创字能对应于声母韵母组合一致而声调不同的几个多续今音，违背了手稿中一个注音汉字只对应于一个多续话音节的普遍规律，但是这种情况仅占少数，用上下文来避免提淆，举例见表 14。

表 14 自创字与多续今音对照表 3

音符	冕宁读音	汉字注音	含义	多续今音
歪	wai <sup>44</sup>	(吴)【口+歪】	‘穿’	(u <sup>31</sup> )ve <sup>22</sup>
		【口+歪】(【口+脚】)	‘白’	ve <sup>33</sup> (tʂo <sup>33</sup> )
		【口+歪】	‘起’	ve <sup>53</sup>

多续话单音节同音词采用不同的注音汉字标音，如 vu<sup>33</sup> ‘水’，以汉字“巫”（冕宁话读音 vu<sup>44</sup>）标音，而与其同音的 vu<sup>33</sup> ‘买’，则以汉字“乌”（冕宁话读音 vu<sup>44</sup>）标音。我们假设，自创字

当中音符相同而义符不同的字有可能是也要起到区别同音词的作用。

## 四 通过吴万才手稿词汇表了解 20 世纪中下叶多续话的语音面貌

运用上文对吴万才词汇表注音原则的分析，我们可以研究如下两个议题：（1）了解近半个多世纪多续话语音演变情况，（2）识读部分我们发音人遗忘的多续词汇。简要介绍如下。

### （1）多续话语音演变

由于受篇幅限制，在此仅列出部分相关实例，分别与声母、韵母、声调系统演变有关。

1. 手稿所反映的多续话复辅音声母词多于今天的多续话，换言之，自从上世纪中下叶到现在，多续话辅音系统呈现了简化的趋势。举例见表 15。

表 15 汉字注音中复辅音声母与多续话今音对照

含义	汉字注音	注音汉字拟测音	多续拟测音	多续今音
‘包包’	【口+忙】【口+渣】	[maŋ][tʂ/dʒa]	mandʒa	ma <sup>31</sup> dʒe <sup>53</sup>
‘字；书’	真机	tʂen <sup>44</sup> tei <sup>44</sup>	dʒə <sup>33</sup> ndzi <sup>33</sup>	dʒə <sup>33</sup> dzi <sup>33</sup>
‘狮子’	生【口+庚】	seŋ <sup>44</sup> [k/gi]	seŋge	sə <sup>33</sup> ge <sup>33</sup> , 藏文 སེང་གེ

2. 手稿中的多续话与今天的多续话元音 a 之间的对应情况复杂，既能对应于低元音也能对应于高元音，举例见表 16。

表 16 手稿中的多续话与今天的多续话元音 a 之间的对应举例

含义	汉字注音	注音汉字拟测音	多续今音
‘听’	把【口+刘】	p/ba <sup>55</sup> [nju]	ba <sup>53</sup> nja <sup>31</sup>
‘叶子’	【口+切】【口+切】	[te <sup>h</sup> e][te <sup>h</sup> e]	te <sup>h</sup> a <sup>22</sup> te <sup>h</sup> a <sup>33</sup>
‘包包’	【口+忙】【口+渣】	[maŋ][tʂ/dʒa]	ma <sup>31</sup> dʒe <sup>53</sup>

这些例子反映了所谓的“brightening”，即元音高化现象，根据马提索夫教授的分析是羌语支语言独特的语音演变现象（Matisoff 2004）。吴万才手稿为进一步研究这一现象提供了新语料。

3. 手稿中的 21 调与今音的声调对应情况复杂，除了对应于今音的 22 调以外，其也能对应于 53 调，另外其前后音节声调往往出现变调现象，举例见表 17。

表 17 汉字注音声调 21 与多续今音声调对照

含义	汉字注音	冕宁话读音	多续话今音
‘汤圆’	那拿	n/la <sup>21</sup> n/la <sup>31</sup>	la <sup>53</sup> la <sup>31</sup>
‘远’，直译‘路长’，即 wa <sup>33</sup> ma <sup>33</sup> ‘路’和 xe <sup>22</sup> ‘长’的组合	挖嘿	wa <sup>44</sup> xe <sup>21</sup>	wa <sup>33</sup> xe <sup>53</sup>
‘狼’	夜铺	je <sup>21</sup> p <sup>h</sup> u <sup>21</sup>	ze <sup>22</sup> p <sup>h</sup> u <sup>53</sup>
‘年关’	课舍	k <sup>h</sup> o <sup>21</sup> ʃe <sup>31</sup>	k <sup>h</sup> o <sup>22</sup> ʃe <sup>53</sup>

这些对应关系的复杂性表明，在多续话的4个声调当中，22调有较特殊的演变过程，而吴万才多续话语料集对研究其演变而提供了新的语料与线索。

(2) 识读部分我们的发音人遗忘的多续词汇

表20列举了部分我们的发音人已想不起来的多续词，我们根据汉字注音推测它们的读音，并提供与多续话有着密切亲属关系的里汝和尔苏语中的读音作参考。

表18 汉字注音及其相对应的里汝语、尔苏语读音和多续话拟测音

含义	汉字注音	汉字注音拟测音	里汝语	尔苏语	多续拟测音
钵	岔猱	tʂ <sup>h</sup> a <sup>31</sup> no <sup>52</sup> , 藏文 མཚལ་		tʃ <sup>h</sup> aló	tʃ <sup>h</sup> a <sup>31</sup> lo <sup>53</sup>
徒弟	扎巴	tʂ/dza <sup>21</sup> p/ba <sup>33</sup> , 藏文 ལྷམ་		tʃápá	tʃa <sup>22</sup> pa <sup>33</sup>
杂色野鸡	【口+杂】哈	[tʂ/dza]xa <sup>44</sup>	tséxè	tsáxá	tʂa <sup>33</sup> xa <sup>33</sup>
狐狸	【口+鞠】吗	[tʂ/dzɿ]ma <sup>44</sup>	dʒùmáé	dʒúmá·	dʒu <sup>33</sup> ma <sup>33</sup>
裙子	【衤+岔】	[tʃ <sup>h</sup> a <sup>21</sup> ]	ntʃ <sup>h</sup> ǎ		[n]tʃ <sup>h</sup> ǎ <sup>22</sup>
师傅	唆【口+白】	so <sup>44</sup> [p/be]	sópú	sòapú	so <sup>33</sup> pe <sup>33</sup>

解读长篇语料，如前言所引用的一段话：

(1) 【口+萨】咪 【口+乃】 【口+雅】格依，【口+改】格己倪写，喝家【口+事】 【口+脚】

【口+萨】咪	【口+乃】	【口+雅】格	依	【口+改】格
[za <sup>44</sup> ]mi <sup>44</sup>	[ne <sup>44</sup> ]	[ja <sup>44</sup> ]ke <sup>31</sup>	ji <sup>44</sup>	[ke <sup>44</sup> ]ke <sup>31</sup>
za <sup>33</sup> mi <sup>33</sup>	no <sup>33</sup>	ja <sup>33</sup> ke	ji <sup>33</sup>	ke <sup>33</sup> ke
女儿	你	家一处所标记	去	这一处所标记

  

己	倪	写	喝家	【口+事】	【口+脚】
tei <sup>55</sup>	ni <sup>31</sup>	ee <sup>52</sup>	xo <sup>44</sup> tca <sup>44</sup>	[sə]	[tɕ/dzo]
tei <sup>53</sup> [33]	ni <sup>31</sup>	ee <sup>53</sup>	xo <sup>33</sup> tca <sup>33</sup>	sə <sup>53</sup>	dzo <sup>33</sup>
一	坐	尝试体标记	什么	事	有

‘姑娘，你回家，这里坐一下，有什么事？’

## 五 结语

本文简要研究了藏语多续话的一个新资源：吴万才手稿《凉山州藏族简史：冕宁县藏族多续之谱》。该手稿提供了上世纪中下期的多续话的丰富语料。手稿语料量大，注音原则严谨，基础方言明确，能较准确地反映当时多续话的读音。因此，对该手稿的整理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上世纪中下叶多续话较为全面的面貌，也弥补了早期多续语料不足的缺陷。吴万才手稿对研究多续话有着极高的价值，值得系统性地研究和发掘。本文只介绍了该手稿的一

些最基本情况。通过手稿中的语料与我们目前调查而得的语料的比较可以发觉如下事实，即虽然我们的发音人很少有机会在生活中使用多续话进行交流，但是他们的多续语言能力较强，代表性较高。所以本文作者很珍惜同他们的合作，期待能尽可能多搜集并核对其他相关多续话语料，例如吴万才手稿能识读的部分词汇和长篇语料。最后可以肯定的是吴万才编写的手稿达到了他的预期目标，即表现了藏族多续人独特的传统文化，语言以及风俗习惯，也让后人有途径认识了解这些文化和语言，从而对抢救和传承藏族多续人文化和语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韩正康：《多续藏族文化保护的可行性研究》，《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 年第 3 期。
- 黄布凡、尹蔚彬. 2012. 多续语概况. 《汉藏语学报》 6:49-70.
- 黄布凡、尹蔚彬. 2015. 从多续语看高濒危语的结构特点. 《民族语文》 3:54-58.
- 蒋宗福. 2002. 《四川方言词语考释》.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 成都：巴蜀书社.
- 聂鸿音、孙伯君. 2010. 《<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四川省冕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9. 《冕宁县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齐卡佳和韩正康. 2017. 《实用多续语语法》. 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孙宏开. 1982. 尔苏（多续）话简介. 《语言研究》 2.241-264.
- 孙宏开. 1983. 《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民族学报》3， 125-139.
- 孙宏开. 2001. 《论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语言》，《语言暨语言学》2(1)， 157-181.
- 西田龍雄. 1973. 多續譯語の研究: 新言語トス語の構造と系統 / A Study of the Tosu-Chinese Vocabulary, Tosu I-Yu: The Structure and Lineage of Tosu, A New Language. 京都: 松香堂.
- 西田龍雄、孙宏开. 1990. 《白馬譯語の研究: 白馬語の構造と系統》 / A Study of the Baima-Chinese Vocabulary Baima I-Yu: The Structure and Lineage of the Baima Language. 京都: 松香堂.
- 王振. 2016.《多续译语》中藏文的音变规律及其性质初探. 第 49 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大会(49 ICSTLL)，暨南大学，广州，中国，2016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
- 巫达. 2010. 《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 巫达. 2014. 《宗族观念与族群认同》. 《北京民族大学学报》4: 93-98.
- 袁家华等著. 2001. 《汉语方言概要》. 北京，语文出版社. 第二版。
- Chirkova, Katia. 2014.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7.1 (2014): 104-146
- Chirkova, Katia. 2015. A Phonological Sketch of Duoxu.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4.2: 97-121.
- Chirkova, Katia. 2017. Revitalization of Duoxu : A first-hand account.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d. by Leanne Hinton, Leena Huss and Gerald Roche. New York: Routledge.
- Matisoff, James A. 2004. “Brightening” and the place of Xixia (Tangut) in the Qiangic branch of Tibeto-Burman.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G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by Ying-ch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 Dah-an Ho, 327-352.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Katia Chirkova, Han Zhengkang, Wang Dehe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s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The Duoxu Tibetans of Mianning county” by Wu Wancai. The manuscript was discovered during our fieldwork on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and virtually undocumented Duoxu language. Wu’s manuscript, whose compilation began in 1955 and spanned nearly 50 years, contains an extensive Duoxu-Chinese wordlist and a number of Duoxu texts (including song lyrics, proverbs, riddles, and narratives), transcrib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is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language data on Duoxu known to date, which furthermore stem from the time when the language was still widely spoken. It is for that reason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ngoing research work on Duoxu. This paper is first in a series that will investigate and publish Duoxu data from Wu’s manuscript. It focuses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Wu’s Chinese transcriptions of Duoxu and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uoxu, as recorded by Wu, and modern Duoxu, as recorded in our fieldwork.

**Keywords:** Duoxu; Mianning Mandarin; character transcriptions; language change

(通讯地址: 75343 法国巴黎 CRLA0, INALCO, 2 rue de Lille  
610036 成都 四川民族研究所  
615000 西昌 西昌学院)